

心灵漫笔

故乡在心中

李季
老家叫东竹园，是一个幽静美好的小村庄。

村东、村西各有一方池塘，十几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有竹林，疏密有致的影子总晃动在我的眼前。如果把东竹园当作一幅电子图一点儿一点儿地放大，最先显现的是村头的池塘，是我钓过鱼、游过泳的地方。池塘旁边是我家竹园，绿竹掩映下的3间草房就是我的家。家门口的老杏树比我年纪大，树上的马蜂窝曾被我捣掉一个又一个。我们搬往他乡20年了。老家廊上的燕子却还记着年年回去，檐下的麻雀也从未曾离开。还有那一窝蚂蚁，被我用开水浇过、用放大镜烤过。房后那棵葡萄树旁有棵老柳树，见证过我童年欢快的脚印、少年忧郁的身影、青年别泪的泪水。那棵弯腰的老柳树啊，如今腰更弯了吧？我藏在树洞里的火柴盒和糖纸还在吗？我刻在树上的那个可爱的名字随着树一起长大了吗？

16岁之前，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南山的舅舅家。那是一个青山环抱、碧水绕流的小村庄，离我家80多里。我6岁那年，舅舅结婚，母亲带我去喝喜酒。我第一次坐汽车，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朋友，吃了很多没吃过的东西。

我们家的亲戚不多，拜年必去的是四姑家。她家所在的村庄三面环水。路两侧是水渠，水渠上有桥，桥梁上写着“抓革命促生产”“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等标语。

老家县城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间间卖饭的铺子，一个挨一个摆在街边的菜篮子，还有比我们村的池塘大得多的桃花坞水库。母亲每次带我去姥姥家，吃过午饭后总要去桃花坞水库洗衣服。通常在天气晴好的日子下午两三点钟，母亲把要洗的衣服收拾进竹筐里，把捶衣服的棒槌横在筐沿，把竹筐挎到小臂上，另一只手牵着我走过逼仄的文昌街和几条无名小巷，穿过一小片居民区，翻过一道坡，就到了桃花坞水库。

这一路，我的眼睛是不够用的。路两侧有不同于乡下的红砖灰瓦的房子，红旗学校大门两侧的墙上写着“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红字，文昌街卖吃食的店铺灶里还没燃尽的劈柴和倒在店铺前黑乎乎的门板，街上“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拉着满满一车红砖的驴车，偶尔经过的汽车……这一切在乡下看不到的东西，都令我好奇不已。还有坡下那一片茂盛的蓖麻，绿油油的叶子、带有软刺的果子，让我经常挣脱母亲的手。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个又一个蓖麻果，还偷偷地咬破过一次看能不能吃。那涩涩的味道伴着母亲的手温，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唯一见过的蓖麻。多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再也没见过这留给我温暖回忆的植物。

桃花坞水库在种植蓖麻的坡下有一个泄水闸。泄水闸一直半开着，一年四季流着清澈的水。这水流过小平桥，经过城中学的南墙外，到顺河街的南尽头折了个直角，流过三官庙桥、大码头桥，流过一个中东墙外，流到东大店子，绕过小松山的山脚，一直流进小史河。从前，每逢元宵节、中秋节，小史河上漂满荷花灯。民国时期，大码头船帆如云、渔歌互答，挽河楼雄姿倒影、归鸟盘旋，被人称为“东津晚渡”，为“固始八景”之一。

在城关中学上学时，我曾翻过南院

墙、蹬过小史河去看挖出的战国古墓，了解固始悠久的历史，也曾多次蹬过这条河，沿着那条长着青草的乡间小路回家。在一中读书时，我住的房子面对的也是这条河。如今，这条河和桃花坞水库已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去外地上班后，我很多次回家都要经过蓼城南路。每次对着桃花坞水库的水，我都会想起和母亲一起来这里洗衣服的情景。我最后一次经过桃花坞水库距今已有8年了，不知还有没有年轻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洗衣服。

昨夜有雨，自故乡来，停在我的窗前。这雨，可曾淋湿我家的老屋、可曾淋湿树上的鹊巢？池塘上空，是否有不能安睡的燕子？它们背负着雨水，斜斜地飞过；它们飞回廊下，清理翅膀，无声无息。雨水过后，绿色涌动，喜鹊在枝头散步，蚂蚁在院内觅食，树梢雨水频滴，曙光照亮村庄，带着无限的生机、无限的欣喜。

故乡在心中——无论身在何处，无论离故乡多远，我的心中始终装着蓼城固始。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让我无比眷恋。

我的文学之路

坎坷文学路

梦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出生在漯河的一个偏远乡村，爷爷和父亲都是农民。我自小就被家人寄予厚望——他们希望我能通过上学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还说得过去。年少的心萌爱情愫后，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读小说和诗歌上。起初，我只是沉迷在金庸、古龙、温端安的武侠世界里。有了喜欢的女生之后，我又陶醉在汪国真、席慕容、普希金诗歌的浪漫中。虽然在爱情上没有收获，但因为爱情而爱上文学却是我始料未及的。这也无形之中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这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第二次中考过后，成绩不佳的我勉强进入新组建的县三高上学。到县城后，我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反而更不安分于课堂学习了。

阅读的书籍多了，我蠢蠢欲动的心就有了发表作品的想法。尽管高中两年我在正规期刊只发表了五六篇文学作品，但是通过创办文学社、编辑文学小报，我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上完高二，我自知升学无望，便经朋友介绍去省城上自考大专。在大学校园那两年，我在学业上依旧是一败涂地，热情与心血又都献给了文学。办民刊、交朋友、访名师、出作品……年纪轻轻的我很快就被虚名所累，尤其是在被河南省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后，我整个人飘了，浮躁得厉害。

紧接着，我面临一个又一个打击：学业无成、爷爷去世、工作丢掉……就连我一向引以为傲的创作也没有什么大的成果。那时候，我看不清自己，更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总觉得怀才不遇，总觉得自

己大有可为，却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出路。马上而立之年，架不住亲友的劝说，那个曾经视金钱如粪土、爱为生命、那个曾经号称“不遇知音决不结婚”的轻狂少年，终于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婚后，我扛起了养活老婆、孩子的家庭重担，心思不在文学上，更不在爱情上。我结婚3年多后，父亲旧病复发，我的工作变动来变动去，收入不高，又没有一点儿积蓄，连给父亲看病的钱都凑不够。没多久，父亲就甩手离我而去。而我，不仅本领没有一点儿增强、收入没有一点儿提高，甚至还是那么不成熟……

夜深人静之时，我忍不住潸然泪下。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在本本分分工作之余，我又动笔开始了文学创作，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打磨自己的励志散文。苦心人，天不负。父亲去世两年后，我的励志文集《成长三部曲》第一部《将青春活成传奇》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全国100多家图书馆收藏。随后，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第一部《我的青春与你擦肩而过》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并获得郑州市“五个一工程”奖；我的励志文集《成长三部曲》第二部《愿人生光芒万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并获得郑州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几年时间，我出版多部作品，连获几项文学奖。这些成绩的取得，自然为我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市作协理事、省作协理事。最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比以前顺利了，家庭比以前和睦了。

今年是我父亲去世11周年。我忍不住提笔怀念他老人家，顺便悼念一下逝去的青春，回看一下自己的坎坷文学路。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



国画 福祿吉祥 董新会 作

白露为霜

露珠从上面的叶子落到下面的叶子上，好像一粒粒透明的珠子在叶面上跳舞。我看得着了迷。那一滴雨水到底有没有落进下面的泥土里？我撑了伞，蹲在芋头地目不转睛地看，后来，被妈妈拎着衣领进了屋里。

太阳升上来又落下去。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一天早晨，我看到芋头叶子上面又有小水珠，可是抬头看看，天上并没有下雨。我已经穿上了妈妈缝的夹袄。太阳渐渐升起来，小露珠不见踪影。我把芋头叶子翻遍了也没有找到那些小露珠。

我想，芋头叶子一定长着一张小小的嘴，在我看不见的时候吞掉了小露珠。

白雾茫茫

一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

村子被白色的纱帐笼住了，一片白。雾气汹涌着、翻滚着，吞没了一切。我脸都顾不得洗，妈妈做好的饭也顾不得吃，跑出家门四下张望。咦？村口的柴草垛、远处的田地、村口的大水塘怎么都看不到了？

我跑到水塘边，看到薄雾在水塘上

升腾。水塘边树木的叶子和野花的花瓣都像是在水中清洗过了一般。

我跑到河边，看到雾在河面上升腾，移动着，顺着河堤斜坡铺开，缓缓地漫上村庄、钻进树林。

河堤旁的柿树园披上一层薄纱，好似飘了起来。麦地尽头雾气缭绕，如在梦中。三奶奶家的房屋、篱笆和柴草垛都在朦胧的轻纱里，缥缈、神秘。

雾气贴着地面在村子里四处散开，在枯瘦的白杨间，仿佛细纱挂在树枝上，却比细纱还要白、还要透；像鹅绒般轻轻地飘过黄蒿和老牛草，牛马一样掠着草漫过去。

我站在村口，仿佛这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脚下的土地是一片孤岛，孤独和荒凉的感觉像眼前的雾气一样涌过来又涌过去。

太阳出来了。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炊烟，在雾中努力地撕出一道口子。吹来了一阵风，雾被撩起一角，露出的天空蓝得刺眼，小村像是罩在玻璃灯罩里一样。

“冬雾雪、夏雾热。”奶奶说，“雪就要来了。”

那么，白雾究竟是从村口的水塘里起来的，还是从村后的小河里起来的呢？

露从今夜白

诗人杜甫说：“露从今夜白。”

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知道。早上起来，我去院子里摘指甲花。指甲花的花瓣上有一粒圆滚滚的小水滴。再往远处看，狗尾巴草的草尖上、生菜的叶子上，还有墙角的葵花盘上、花瓣上，全都亮闪闪一片，像小姑娘戴着珍珠项链，妩媚动人。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看到露珠，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这些句子。

我见过早上荷叶上的露珠，也见过水井旁妈妈种的芋头叶上的露珠。水井旁有一小块空地，妈妈种了芋头，蒸熟了蘸白糖给我吃。我吃过一次，便记住了这种味道，每天一有空儿就在芋头地里走来走去。芋头叶从刚长出来到慢慢地舒展开来，最后长成一把把小绿伞，从开始的零零落落到来后的郁郁葱葱。

下雨了，我看到雨水在芋头叶上滚来滚去。芋头叶密密匝匝、层层叠叠。



人在旅途

王剑

我是跟随吴承恩的脚步来到阿婆寨的。

吴承恩来的时间是1551年秋。那时，他正在新野当知县，筑陂堰、种柳树、修学校、施新政。新野百姓安居乐业，好不快活。这天，吴承恩闲来无事，忽然想起酝酿已久的《西游记》，就想到山里走走。

这一走，就是几百里。当他坐在阿婆寨的一块岩石上歇息时，眼前的景色一下子吸引了他的目光。两峰耸峙，簇拥着一座千年古刹；老树新竹，掩映着金色的殿台楼阁；寺前河水潺潺，殿中钟声浑厚，好一派灵韵秀色！

吴承恩顿时忘掉一身的疲劳，跌跌撞撞地来到寺前。他心中暗喜，不由得念出声来：“大雷音寺。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三藏法师求取真经的灵山圣地吗？”入夜，吴承恩辗转难眠。“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鲁山的阿婆寨，竟然会有这样一份大礼等着他。

我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秋天。吴承恩虽然离去，但他的作品《西游记》早已成为经典。“万花都落尽，漫山红叶烧。”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洒下来，将阿婆寨的妖娆渲染得淋漓尽致。远远望去，山坡上到处都是大色块的黄、大色块的红及斑斑驳驳的绿。

大雷音寺就蹲伏在大龙山脚下的一片洼地里，金黄色的屋脊隐在浓淡的树丛里，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寺的附近是一些农田，再往上就是巍峨耸

秋染阿婆寨

立的大龙山了。山顶上飘着几朵白云，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这样的清静，是需要沉下心来感受的。再往上走，就看到了一条溪，淙淙有声，让整个山谷都灵动起来了。

顺着溪边的栈道蜿蜒而上，栈道有多长，溪就有多长。溪水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快地溅，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鸟鸣，如圆润的露珠滴落下来。溪水不时撞击在石头上，绽开一朵朵飞溅的水花。平缓处，细流潺潺，轻轻汇成一个水潭，如二黄慢板，唱得人心醉；石多处，水石相搏，碎石飞溅，如战马嘶鸣；陡峭处，一瀑飞挂，水声如暮鼓晨钟。

在一处名叫“喊泉”的山凹处，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哟嗬嗬、哟嗬嗬……”我们展现文人罕有的粗犷，放声呼喊，声音立即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直冲霄汉。这时，奇迹发生了，一擎水柱从潭面上倏然升起，足足有几十米高，落下时，如天降碎玉，让人惊叹。

走着走着，就进了一片榭叶树林。枝叶挺拔的榭叶树，笑对山风野露，散发着清香。岩石间，各种野花傲然绽放。同行的一位女士向大家介绍，格桑花象征着爱与吉祥，紫薇花象征着美与浪漫，野菊花象征着高洁与坚强。是啊，有了这些野花的依偎，这一块山地也变得温婉起来了，让人轻易想起“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的诗句。

在阿婆寨主峰大龙山巅的绝壁前，我们看到了惊世杰作——楚长城。

与八达岭长城相比，楚长城显得原始、古朴、单调、粗糙、笨拙，但愈是这样，愈给我们一种真实的感觉。《括地志》称，楚长城“无土之处，垒石以固”。楚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我仔细打量着这在悬崖峭壁上的防御工事，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些石块大小配合得当，石与石之间没有任何刮缝之物，城墙断面呈梯形。这样稳固实用的设计，蕴含了古人大量心血和智慧。

离楚长城不远的地方，是一座用现代科技建成的长260米、高317米的玻璃天桥。登上天桥，脚踏千仞空谷，头顶参天云浪，恍然如临仙境。一边是饱经沧桑的历史遗存，一边是现代科技的最新力作。徜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不禁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下山时，我们看到了“卧羊坪”“瓦屋”“土桥”“四棵树”“红石崖”这样的字眼。原来这些都是村名。

在一片村落，我们看到了用红石头修建而成的石屋、石墙和石院。这样的石头院落，村子里有50多座。斑驳的老旧墙壁上长满了青苔；两棵古槐树撑起一大片浓荫；几位老人倚坐在墙边，望着远山出神；村中的碎石路上，时时传来孩子们爽朗的笑声……

夕阳西下，村里开始升起袅袅炊烟。院门开处，有人端着饭碗走了出来。碗里是自家种的青菜，还有甜甜的柿子馒头、香香的玉米糝儿稀饭。这些纯天然的饭食，向我们“诉说着”阿婆寨淳朴的田园故事。

诗风词韵

南河湾

于贵超

南河湾里藏着一场雨
钓竿挑着一段光阴
苇笛在夕阳下呼唤我的乳名
星运、月薄
歪脖子老柳树
把风，刺进骨头里

没有谁
比我更能握住你的悲欢
雾霭裹着夜的襁褓
蓬草轻拂，开着浅色的花
河水托过脚背
像母亲与我，血脉相连

我化作一尾鱼
在水草间洄游
可我再也找不到你年轻的容颜
牵不住你的手
雨后，炊烟袅袅
像一声叹息

妈妈的小厨房

包素娜

记忆中，妈妈是个不会做饭也不讲究做饭的人。

妈妈的一日三餐大都在慌慌张张中草草了事，饭菜一成不变、毫无悬念。好像在妈妈眼里，家里、地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做饭只能见缝插针。就连爸爸都说妈妈做饭太应付，只求速度没有质量，完全不知道创新。妈妈连争辩都懒得争辩，依旧早晚一碗稀饭、中午一碗面条，咸的咸、淡的淡。那时，村里人吃饭有专门的饭场儿，一个或几个胡同的人端着自家的饭聚在一起，边吃边聊。我吃着自己碗里没滋没味的饭，羡慕邻居家碗里不是太丰盛却又花样百出的饭，无奈地过着眼瘾。

长大后的我自然也不讲究饭食，吃饱就行。倒是做了奶奶、脱离了农活儿、洗手专做羹汤的妈妈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惊喜。

现在，我家的小厨房就是妈妈的一片新天地。没有了农活儿，她的心思全部放在了做饭上。她烙的葱花小油馍不仅是一家人的最爱，还成了左邻右舍的最爱。每次烙油馍，她都会和一大团面，一张一张地烙。第一张油馍还没出锅，就引得全家人、小孩一个接一个扒着厨房门轮流张望，生怕这外焦里嫩的油馍被错过一秒、

就让她醉心于厨房吧！

有了手机视频助力，妈妈的厨房天地便无限大了。我总担心已经70多岁的妈妈累了，劝她不要那么忙碌。她微笑着摇摇头、摆摆手，戴着老花镜对着手机乐此不疲地研究、制作、分享。我索性不管了，就让她醉心于厨房吧！

